武備志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 四十

四夷 七

朶顏三衛考

三衛在大寧都司北曰朶顏、福餘、泰寧、其地在春秋爲山戎秦爲遼西郡北境爲奚契丹所據東漢征敗之其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故地號

庫莫奚後屬契丹名兀良哈今猶仍其稱元即奚都地置大寧千戶所國初置行都司及營州等衛洪武十四年封子權爲寧王守北藩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上諭令據大寧塞分兵列戍以控制之至出内帑鈔募民輓粟餉軍勝遂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每師出輒留重兵爲守卒破降納哈出二十一年故元宗室遼王阿里失禮及朵顏諸酋奏願内附詔立三衛以居自錦義歷廣寧至洮河爲泰寧衛以阿里失禮爲指揮使答賓帖木

兒爲同知、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衞以海撒男答爲指揮同知、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爲朵顏衞以脫魯忽察兒爲指揮同知各領部落爲外藩畜牧遷徙從其俗靖難兵起先襲破大寧盡拔諸軍及三衞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事平、招三衞奉職如高皇帝時盡官其酋與約歲再貢、衞毋過百人其後屢告饑許以馬易糧小小入犯、璽書詰責許以馬贖罪比馬至復償以布其易糧者上馬至十五石絹三疋邊爲之困後乃以都督

劉江議裁馬直半給布絹是時寧王徙藩江西都司及諸衛皆遷內郡大寧地虛三衛因竊據出沒塞下外眶就中國而內通虜永樂二十年上北征阿魯台曰虜恃兀良哈耳必剪兀良哈乃簡步騎五萬令諸將分五道往而身率兵邀其西走五軍會兀良哈果驅馬牛羊車輛西走陷澤中上麾兵蹙之斬首數百級相蹂躪死者甚衆已乘高望見寇衆復聚乃分左右翼夾擊而令甲士持神機銃入深林中為覆曰寇至乃發已寇突而左右師馳

之走林中林中伏卒起虜驚走渡河大潰死傷略盡餘數百人躍馬走上曰此虜酋所居疾擊之追奔三十里蕩其巢而還三衛自是創復稍稍自歸上亦貰其罪待如初昭皇帝立更給福餘衛印并釋前所虜部酋帖格歹從指揮安出請也章皇帝初貢不時至邊將請討之詔飭部伍防守而已毋輕議兵宣德三年秋上大閱行巡邊駐蹕石門守將奏兀良哈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咸欲擊之或請益徵兵上曰孽虜無能爲

也朕以鐵騎三千出其不意擒必矣遂決親征下令選士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夜銜枚出喜峰口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我軍以爲乘障卒易與悉衆來戰上中分其騎爲兩翼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矢如注繼神機銃疊發虜大潰走上以數百騎追之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生縛之斬其酋命諸將搜山谷務窮虜巢忠勇王金忠者故韃靼名王子也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効上從之或言虜其

類也、往必不反、上不聽、竟遣之、忠與把台果大獲虜人馬牛羊數百至、上命酒賜以金爵、顧謂侍臣、王者用人宜誠、如朕昨懷疑、聽人言、將失二人心、或言夷族叵測、上曰、漢用金日磾何不可耶、時夭子神武、閑於兵、士馬精強、所任皆効力、故一戰大克、六年、詔諭三衛、蠲其罪、使自新、其明年、更給泰寧衛印、以舊印奪於虜、而福餘印亦以虜再失、至正統元年、再給、睿皇帝初、三衛復通虜酋脫懽及女直伺塞下、屢詔戒諭之、三年春、三衛酋阿魯歹

等以五百騎掠葭州爲邊兵破歸獨石守將楊洪邀之西凉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奪所掠上命集兀良哈使臣於市戮示之隨諭都指揮安出等近邊臣屢擒盗邊者訊之皆爾部人爾其縛首惡來獻毋匿叛安出使指揮伯都哈孩等入貢具言其人已遠遁無從捕再勑索之其明年夏三衛酋歹以薄互市失利非文皇帝故事上因其使丨才訊歹都文皇帝以爾遐阿魯古歲徵爾馬三千匹贖罪爾俛首聽命朕實爾寛而妄意無厭

是速敗也其亟改圖不者將貽悔其秋楊洪俊破其五百騎于白塔兒璽書褒洪五年使者易農具歸關吏阻之其酋以爲言詔聽歸其明年福餘所部脫火赤完哈等以射獵爲名掠邊關被擒其明年復掠遼東守將曹義擒其酋孛台皆命磔于市其明年虜酋脫懽死子也先嗣益驁橫屢犯塞朶顏乘是愈擾邊然多不過百餘騎明年秋三衛乃並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率諸軍分道出喜峰口諸處都督同知楊洪出黑山東西齊舉並擊兀良哈

勇等渡栟河經大小典州過神樹至全寧過福餘逆戰敗之次虎頭山及流沙遇泰寧朶顏又敗之洪至克列蘇俘斬安出部賊各奏功自是三衛寢衰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導之入寇矣而其朝貢中國如故安出歹都言女直來侵且修怨部所止之亦時時以毛刺暴掠聞輒賜敕存慰許急則避居近邊十二年春都御史王翺同總兵曹義巡塞外至廣寧兀良哈伏林中義圍擊敗之別將胡源出開原集禮出寧遠各有斬獲褒賞翺等有差十

此將方盡矣

四年、福餘泰寧結也先入寇、朶顏獨扼險不肯從、虜不得利、大掠二衛人畜去、二衛益衰、而朶顏獨強盛、竟與虜合、我是以有土木之變、嗣後三衛入貢、往往雜入北虜使中、窺我遇北使厚、心不能無望、且以我虞虜也、故常挾虜爲重、以結婚迤北聳邊吏、盡沒遼河東西三岔河北故地、薊遼從此眘多事矣、景泰三年、三衛遣人言也先將以冬月住哈剌莽來召衛酋往議事、兵部尚書謙議、也先貢使絕、而三衛使遄至、疑爲虜間、宜令邊臣嚴爲

備因條上防禦諸事詔從之五年泰寧都督僉事革干帖木兒上書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謙復持不可帝心難于城又重絕三衛懽乃用廷臣議遣譯者語之大寧城迫近塞不便射獵又炎暑恐生疾疫非所宜居其去塞二百里住牧毋犯邊吏約甲盾不爾吝寇至則給其明年革干帖木兒及朶顏諸酋來朝乞犂鏵種糧及耕地自給詔予糧三十石其明年入邊參政葉盛督軍破走之天順三年虜酋孛來謀掠三衛詔諭革干帖木兒使修備緩

急來告、隨晉革干帖木兒爲左都督、其明年革二
帖木兒死、弟兀研帖木兒代領衆、部落不附、乃從
朶顏都督朶羅干請以其子脫脫孛羅爲都督僉
事、領父職、是時三衛多與孛來通貢使、浮常額、故
事貢道由喜峰口、景泰末、巳闌從獨石萬全右衛
人、至是乃隨孛來使者俱入雲中、邀厚賞、我待之
如故、仍戒邊臣毋盡納、至成化元年、酋孛來爲請
賞、結三衛心、詔諭孛來、國家待四夷輕重有等、成
憲具存、三衛違貢道、舍東而西、無誅爲幸、其又何

厚焉其年復犯邊遣都督季鐸往諭至泰寧而還兵部劾鐸奉使無狀請逮治詔貸之泰寧衛酋隨請於塞下市牛及農具并乞蟒衣制勿與蟒其他聽與民交易其明年詔虜使毋通朶顏已又戒邊臣備朶顏通虜五年詔三衛貢外毋進海青兒鶻其後屢以馬市請兵部持不可至十四年命兵部侍郎馬文升和輯女直三衛而通事百戶王英嫉幸奄汪直使攘文升功三衛乘間申前請且欲改貢道從開原復以兵部議格而三衛亦要索無

已時、大抵自天順後、北虜諸酋反覆相殘賊、並論
結三衛伺我、然亦不敢大爲寇、而總兵梁銘頗以
威名著、弘治二年、請增貢不許、其後小小入邊、或
絕貢我、輙嚴備、至十年、守臣張瓚楊友出塞燒荒
掩殺、邊釁遂起、十七年、朶顏通小王子入寇、上御
煖閣、召輔臣議、語在北虜考、時朶顏部落益蕃、累
侵盜、而諸部花當爲貴種、花當次子把兒孫、恃驍
勇敢、深入、益爲中國患、正德四年、泰寧酋滿蠻、率
部落二萬餘、欲附居塞下、避北虜、守臣以聞、兵部

議許居故鎮安堡、第戒邊臣毋縱虜內蹂、從之、其後花當累請增貢、且謂不得請、則絕貢、詔暫增今歲、後如故、而花當請益堅、我不能從、乃遂通小王子部落、自黙魚關毀垣入、殺參將陳乾、及指揮談茂馬英等、遣都督桂勇討之、兵尚書王瓊建議、諭花當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許貢、花當言把兒孫已遠遁、請入馬贖殺乾罪、瓊初持議堅、後竟許花當貢、班師、未幾、復入寇、參將魏祥全軍沒、終正德世不能討、肅皇帝立、郡御史孟春言把兒孫修

貢謹又歸我人畜請予一秩詔予千戶給事中許復禮謂不宜予事乃格是時把兒孫與小王子婚屢誘虜入寇都督馬永禦之頗有斬獲孟春復請毋惜一官以餌虜御史盧瓊疏罷之未幾把兒孫死革蘭台爲都督革蘭台父革列孛羅花當長子也早死把兒孫狡悍謀奪嫡然種人不附附革蘭台至是乃得襲時嘉靖十年也革蘭台立隨入寇漁陽諸小關皆殘破撫臣王大用頗有遠略欲厚賂城其霧靈山不果革蘭台又乞晉秩大用持不

可、屬虜酋阿堆㕩利赤數殺掠建昌喜峰口太平諸塞、御史連疏詆大用啓釁、奪其官、虜益張、邊釁耕牧、而朶顏亦益輕我、二十年、華蘭台遂復求增貢、不許、時時暴塞下、輒云結小王子旦夕入寇、會虜自雲中深入太原、邊臣恐、因曰、山海關諸邊連歲無警、亦是酋功也、宜予賞、詔從之、其明年、復誘虜犯青山口內、詔以侍郎胡守中往勦撫、守中憸嗜利、盜內帑金多、又擅出塞盡伐遼金以來松木百萬、自撤藩籬、徧索富人舊將領金錢、言官劾守

中論死西市、巡撫徐嵩以阿事守中削籍、已有發嵩乾沒狀者、逮論戍、其明年、總兵郤永出塞襲李家莊、斬四十級、李家莊者、朶顏別部也、善盜邊、然不通大虜、亦能盜虜馬、每往、輒呼我戍卒曰、吾往盜馬耳、無我虞也、狡而善射、虜追之、輒入險不能逼、頗爲邊障、是役後、遂恨我、往往合大虜爲梗、而遼東塞亦以朶顏故、連中虜、我兵禦之、互有勝敗、二十七年、華蘭台死、子彰克襲、故事、三衛酋皆以貢時身受職闕下、至華蘭台父子、乃遣人代請、我

不能詰、頊之有庚戌之變、虜時言遼陽軍導我來、虜呼朶顏爲遼陽軍、故云、自是調邊兵入衛及移戍薊無虛歲、三衛滋勾引、莫誰何、三十年、咸寧侯仇鸞請征之、樞臣趙錦督臣何棟議、不可撤藩籬、引寇自近事、遂寢、其年冬、誅逆酋哈舟兒陳通事、舟兒通事、皆邊民、爲夷酋幹堆板卜所獲、更姓名、充貢使、大爲虜謀、先是虜謀犯京東、舟兒爲言潮河川可入、比逼古北口、復傳虜西還、誤我畿甸、爲殘、至是虜求開市、舟兒煽構其間、何棟計擒之、始

伏法、其後楊博爲總督、復購殺其首惡通漢、夷稍戢、三十八年、虜把都兒十萬騎挾朶顏酋影克哈孩爲鄉導、我諜多被殺、虜遂潰墻深入、督臣王忬誅死、其明年影克勾把都兒犯一片石、遊擊郭琥敗之、四十二年、糾東西虜二十萬由墻子嶺入、大掠畿內、督臣楊選誅死、隆慶元年、夷酋董忽力勾土蠻十萬入寇、勢甚猖獗、拆墻出、至棒槌崖、迷失道、墜坑死無算、語具虜考、是後督臣譚綸、總兵戚繼光、協謀練兵、增垣、控制有方、迄隆慶三衛奉職

稍謹、虜亦無大舉、邊恃少安、衛制首泰寧、次福餘、而朶顏末、今朶顏盛、故以爲首稱、曰朶顏三衛云、三衛皆勾虜、而朶顏爲甚、大抵夷性喜偷剽、善反覆、虜衆至、則逢之爲導、而貪中國賜予燕撫厚、亦時時以虜信告我、得預防、故廹之則毆使爲虜、信之則墮其計、善馭之則因用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不能絕、亦不可絕也、其地東接海西、西連開平、北抵北海、南達薊遼、俗與韃靼同、其山曰馬盂、廣袤千里、以中峰形似故名、產馬、橐駝、黃牛、青

牛、瑪瑙、鵲、樺皮、白葡萄、
茅子曰、吾嘗聞之葉少師云、兀良哈之爲中國利
害甚明也、分闢建藩高皇之慮遠矣、內徙於文皇、
非得巳也、干戈初戢、障塞尚虛、愛弟之請難裁、征
戍之勞在念、權宜移置、姑待後圖、觀其次鳴鑾鎮、
有滅殘虜守大寧之諭、彼何嘗遽割以資夷哉、犁
庭甫定、榆木變興、雄謨莫究、遺憾可知、章皇寬河
之役、威折奸萌、假令乘勝長驅、刈殘酋、復舊疆、善
繼善述、誰曰不宜、顧上有雄略之主、下無謨遠之

臣、後且并開平而失之、遂使要害藉於犬羊、而宣遼隔若胡越、禦戎之策、從茲紕焉、夫西河套而東大寧、失之皆我害也、然河套猶明知其奪於虜、而時圖恢復、乃大寧藉口於文[illegible]、職方氏遂視若三衛之固有、無敢談及、故實莫[illegible]而傳譌月甚、可勝嘆哉、嗚呼、至哉斯言、箴以加矣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九

武備志卷二百三十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四十二

四夷八

日本考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桀黠、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其後天材雲尊

立累傳皆稱尊神武天皇立、累傳皆稱天皇、亦間立女王、時與中國通、唐咸亨初、改號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啖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至五龍山、暴風舟覆、軍盡沒、終元世絕不通、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毋患苦吾邊、不能則善自爲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餂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刃之、秩爲具言所以來、宣國家威德耳、豈狙

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上亦
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瀕海郡
縣迄無寧歲、乃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
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之、七年來貢無表文、其臣
民久私貢、並却之、九年表貢語謾、詔詰責之、十三
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
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復貢、命禮臣爲檄數
而却之、已復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
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而令信國公

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摘民爲兵、戍之防禦甚周、倭不得閒、小小入、與我軍相勝敗、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上賜冠服文綺紵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賜賚甚豐、封其山、碑而銘之、予勘合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往封、頃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羣臣請誅之、上釋歸、璽書下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于上國、爾罪在必討、朕所以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

爾其恩之義持奉表謝罪、禮其使遣歸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初榮偵倭至即伏兵望海堝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伏奔、捕獻無孑遺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上倭乘爲欺詐頻海復騷賴是捷遂戢論功封榮廣寧伯宣德七年以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諭其王源義教明年來貢自後遞貢遞掠備嚴則貢得間則掠與之期不遵我亦取羈縻示寬大而已倭益肆無忌至焚官廨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女剖

視賭勝爲樂慘毒不忍言至成化時廷臣始有發憤議却其貢者而竟格不行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於其王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孱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謙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讎

殺戕指揮劉錦袁璡、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
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
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王
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仍申約、貢
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却、勿受、夷性婪、違約如故、
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恫喝
官府、以縱寇爲辭、兵出、則陰泄之、倭速其去、且樹
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貲而來、不得
直、何以歸報、因盤據島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

於貪酷饑寒困苦者、咸相率從亂東南之禍大作、
於是朱紈以巡撫涖治之、紈日夜飭兵嚴糾察、上
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稍解、紈竟爲豪所中自殺、
賊益猖獗、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
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爲巡視、忬經略摘發頗有
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盧鏜湯克寬俞大
猷、是時倭至無虛月屯據柘林川沙窪青村陸涇
壩諸處、四出流剽、而柘林賊最劇、鏜戰孟宗堰、大
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之案墩、皆

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勝、既大敗、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前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廣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華素夤緣大學士嵩貴幸、頗指經自以大臣、位其上、自重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兵機秘、業已刻師期、不告也、文華遂劾經養寇、并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業上疏

自理、不聽、竟論死西市、以周珫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珫未幾去、以楊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大衆掠江北、焚漕舟、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應天巡撫曹邦輔再戰再敗、惟蘇松叅政任環戰稍捷、賊别部自日照登掠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莫能禦、高埠賊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無算、至蘇州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楊宜罷去、宗憲代、阮鶚代

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強徐海後至與之合叅將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與戰於崇德三遇三克追踰橋橋陷兵潰禮死之賊進圍鶚於桐鄉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而宗憲欲搆二賊乃遣人至海所若爲好語者東疑之宗憲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卽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莊官兵遂圍東巢盡殲其餘黨進攻海於梁莊海死別部據舟山俞大猷攻之未下會夜大雪大猷督兵進賊

拒戰敗歸巢𦋺柵自固我兵縱火焚之斬首百四十餘級餘悉死巢中兩浙平其明年誅王直王直者徽人也嘯逋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船巢五島中奸商王激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厚而先是鄞諸生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日本使禁戢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行以諸生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往無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

遺養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許俱至、而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閧然、直至覺有異、乃先遣王滶入見宗憲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滶歸、宗憲立遣之、

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臣王滶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輿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議者且謂其受直金、欲貸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爲請、直死、王滶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皐、與賊遇白蒲、諸將言宜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即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

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臯必且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即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凉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合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

北倭悉平其寇福建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巡撫阮鶚罷去王詢劉燾游震得相繼撫閩無尺寸功宗憲檄叅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塡河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歸乘勝勦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初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圖之

賊偵者歸告不爲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攻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攻陷興化總兵劉顯去賊一舍而軍不敢戰復命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聞繼光至欲逃爲俞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軍薄戰大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支黨寇仙遊連江諸處盡討平之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未幾廣東倭亦爲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

欲走副總兵湯克寛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詘生靈之塗炭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稍稍勾引入犯閩粤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衣食故反宜開市如諸番叅將大猷以爲倭與諸番不同諸番産物多舶至而征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忍開之乎

且倭能苦我者、以我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也、吾以海爲塹、以舟爲家、明風候、嚴約束、來擊去追、倭可創矣、舍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爲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大猷習海上事、後多用其畫、日本稱王者、自原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卽藤氏、其秉政者曰關白、神廟初、平信長爲關白、雄鷙能御下、有秀吉者、幼而賤、勇蹻辯才、販魚而醉臥樹下、信長出獵、馬驚、欲殺之、以辯而免、養爲義子、更名森吉、每出戰、無不摧、信長遂據二十餘州、殺其主而秀

吉以賞輕頗怨望、信長恐其叛、乃令爲攝津鎮守大將、已而信長爲部將明智所弑、秀吉討平之、廢信長之子而自立、當是時、乃萬曆十四年也、至十七年盡并六十六州矣、嚴刑以御衆、狡智以誘叛、故所羇皆靡、亦以是失衆心、是年誘琉球不下、脅朝鮮、朝鮮遂入貢、次年將自朝鮮入寇、禁琉球弗我貢、恐以洩其事、琉球相鄭迵寄以聞、天子乃下詔責朝鮮、壬辰遂自釜山掠朝鮮、戊戌秀吉死、始底定、詳朝鮮考中、其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西

北至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

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爲和泉

又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西爲伊

勢、山城之西爲丹渡、左爲攝津、左之西爲攝摩、右

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渡西爲美作、左爲備前、

左之西爲備中、右爲因幡、右之西爲伯耆、美作之

西爲備後之北境、出雲之南境、備後之西爲安藝、

出雲之西爲石見、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谷國、即

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西爲長門關、渡在焉、渡此

而西爲豐前、其南爲豐後、又其南爲日向、豐前之西北爲筑前、西南爲筑後、筑後之南爲大隅、大隅之西爲薩摩、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薩摩之北爲肥後、又其北爲肥前、肥前西懸海爲平戶、平戶之西爲五島、北爲多藝、爲伊岐、極北則對馬島、諸島皆有酋長、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稟其號令、內相攻、强則役屬、而豐後最大、每歲淸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

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入寇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豐前豐後和泉諸島、俗喜盜、輕生好殺、每戰必單列緩步爲蝴蝶陳、前一人揮白扇爲進止、木弓竹矢、以骨爲簇、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髡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跣足、間用履、上氣溫煖、宜禾稻桑麻、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漆器、扇、刀劍、鎧甲、貢道故由寧波達於京、

茅元儀曰、今我之禦倭者綦密矣、然似密而實疎、兵藏於伍、將玩於法、器毀於敝、然猶可言也、唯是我之步卒、不能當倭之利刃、倭之水鬬、不能當我之戰艇、故先正謂禦倭者必禦之於海、設會哨之法、謹戰艘之修、所以事貴豫也、今防汛者以捕魚爲業、而舟楫帆檣敝者莫葺、缺者莫補、自失其險、寘將安弭至於絕貢市杜私販、固萬年長策哉、然亦未盡然也、天地不能違人情而制道、聖王不能違人情而制治、我之[illegible]於倭者、一扇一刀、固遠物

之不貴倭之利於我者絲纊針磁乃資生之必藉
貢市絕、則私販通、私販通則寇掠啓、私販、則姦民
藏、致勾引之隱禍、譏察廢、致禁物之闌出、貢市通、
則舍門戶之險、延盜中堂、均不可也、而私販者日
益、其將吏防閑、適所以啓賄冒法而出、必非良民、
冒法而入、寄命人手、故昔則教之入寇、今且教之
造船、使彼之船與我等、便彼之習船、與我等巧勝
負未可知也、故不如稅販物、藉商名、嚴冒禁、核往
返、收其什一、而挈其綱領、順其性欲、而杜其侵凌、

誠良法也、昔者肅皇帝之禁北虜馬市也、曰再言者斬、今竟以貢市收五十年之奠安、制治因乎時耳、東南之禍、在於旦夕、主國是者、曷深長思哉、其地理語言、嗜好寇術、特詳之左方、以告來者、

武備志卷二百三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四十二

四夷九

日本考二

茅子曰、日本之地不甚廣、而置道分州列郡甚夥、蓋摹倣中華而侈言之者也、語言嗜好不明則無以知其情、舶船利器寇術不詳、則無以制其變、故

差次之、

疆域 津要附

譯語

嗜好

舶艙

利器

寇術

疆域

畿內部 州五

山城大 大和大 河內大 和泉小 攝津大

右共統五十三郡

畿外部 道七

東海道 州十五

伊賀小 伊勢大 志摩小 尾張大 三河大 遠江大

駿河大 伊豆小 甲斐大 相模大 武藏大 安房中

上總大 下總大 常陸大

右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東山道 州八

近江 大 美濃 中 飛驒 小 信濃 大 上野 大 下野 大

陸奥 大 出羽 大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北陸道 州七

若佐 小 越前 大 加賀 大 能登 中 越中 大 越後 大

佐渡 小

右共統三十郡

山陰道 州八

丹波 大 丹後 中 但馬 大 因幡 大 伯耆 大 出雲 大

石見小隱岐小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陽道州八

播摩大安藝大美作大備前大備中大備後大

周防大長門中

右共統六十九郡

南海道州六

記伊大淡路小阿波大讚岐大伊豫大土佐中

右共統四十八郡

西海道 州九

筑前 大　筑後 大　豐前 大　豐後 大　肥前 大　肥後 大

日向 中　大隅 中　薩摩 中

右共統九十三郡

島二

壹岐 小

對馬 小

共爲驛四百一十四戶七萬餘、課八十八萬

三千三百二十九、

津要

國有三津、皆商船所聚、通海之江也、西海道有坊津、薩摩州所屬、花旭塔津、筑前州所屬、洞津、伊勢州所屬、三津惟坊津為總路、客船往返必由、花旭塔津為中津、地方廣闊、人煙湊集、中國海商無不聚此、地有松林、方長十里、名十里有百里、松、土名法哥煞機サキ、乃廂先也、有一街、名大唐街、唐人留彼相傳、今盡為倭也、洞津為末津、地方又遠、與山城相近、貨物或備或缺、惟中津無不有、貿易用銀金銅錢、憑經紀、名曰乃偏

依理、錢鑄天順永樂洪武、(稱自琉球高麗得之、)銀一兩、换三百三十三文、零用三文抵一分、總錢千稱一貫、每米一石、常價一兩、中國斛可三石、絹段有花素、花者三四兩、素二兩、大紅七八兩、

譯語

天文

天 天帝

日 虛露

月 禿計

星 付泥

風 有朱 加前

雲 計伏六

雨 挨迷

霧 吉利

雪 攸計

霜
名末
辟滿

時令

早
來運梭
梭發擺

曉
搖撒
田午

冷
二李
木

明日
挨迷亞
失日

前日
阿多
堆

明日來
挨戊
打俚

落雨
挨迷
付會

夜
搖
落

明
木挨
介

煖
水挨
撥

後日
亞撒
里
非故
路路

日暮

後日來
挨穀核
阿耶俚

午
非
路

晴
木彰
辣

今日
詐以叶
聲介喬

昨日
傑奴

今日來
介阿
耶俚

維

地　大様
海　禿智　烏彌
火　非
名
山城　羊馬失羅
筑後　職骨骨因宇
和泉　米
肥前　非前
伊勢　衣舍

山　羊責
沙　爺賣何吉
鄉　大水羊埋俚
筑前　職骨前
河内　茄傢知
豊後　逢哥
伊賀　衣加
日向　兄加

水　明東
石　依水在木古
江　打各計
大和　野馬多
豊前　孛前
備後　子李因你
肥後　非谷
志摩　石馬

大隅 三河 炎路 伊豆 伊豫 武藏 美作 下總 備後

阿米迷懷山討因 伊 木暑述撒作倭避
忠茄 奴 慈右 撒馬家麼散队

尾張 遠江 駿河 讃者 相摩 山口 備前 備中 若佐

倭里掩彌緑攸三基砂彌 郎馬避 避 懷棡
阿 多龍 芬 茄 周廅然 晝 加
諸防
羊

薩摩 紀伊 阿波 甲斐 土佐 安房 上總 常陸 安藝

敗馬乞苦捩脊覓苦掩 阿 茄倭 阿
 奴藝懷 恰藝撒 乞 迷撒 計

越前　長門　加賀　但馬　近江　出雲　信濃　伊岐　陸奥

日前奴多坑達麼多米因太申農尤話

知茄旋什鳥字阿計收

播摩　越後　丹後　佐渡　伯耆　飛彈　隱岐　女島　多藝

法馬日谷丹沙花非智和

里清哥渡計大計

越中　丹渡　能登　因幡　美濃　石見　上野　下野　出羽

日丹奴美白米一爾康計什子迷

書白朶奴奴佳子麼計外

宮島 迷挨什麼　五島 我島　男島

小島 科什麼　對馬島 則什麼　連島 卒頻什麼

種島 他尼什麼　博多 花谷達　竹島 他鈫什麼

平戶　佐加關　三島 審什麼

方向

東 熏加　南 迷南來　西 我西

北 尤兀俚　前 日皆利婆　後 吾失利

珍寶

金 空措尼　銀 失落措尼　珠 他賣

錢　前務

黃銅　中若佐

紅銅　鶯更楷尼

水銀　明東楷尼

好銅錢　姚禮善尼

人物

皇帝　大利天王家里

官　大米烏野雞

百姓　別姑常

公　翁知

大官　大大烏野雞

婆　猶蒲翁妃

父　阿爺

母　發發

兄　挨尼

嫂　阿尼尤尼

弟　阿多多

妹　亞尼多一沒多

姊　亞尼

婿　完多

子　莫宿哥

姪　何義

女　莫宿眼

孫　阿奚胡來

丈人 子多
丈夫 壽山
男子 何奈 公姑
親眷 新雷
女婿 米哥
和尚 才老 烏索
人
獨眼人 審䁪 關鴻
我 何埋俚 阿奴利

丈母 子多 謬倭家
婦人 倒倭家
後生 逹不哥
姐夫 迭
僕 三三 字郎
老實人 埋骨 多
強盜 六宿 鼻隣
撫 哥了
你 梭里
徒弟 加食 難

叔 何治一 官老而
老 秃古 要个
孩 歪鼻
朋友 道門大聖 滿門大帝
小厮 歪皆 水
艱難人 胡奈故 人門厥
瞎子 眉骨 癩 搭梭
誰人
財主 斗鳥 妻 賣

生得好 眉眉月头眉眉姚木

長子 難解水

年少 華蓋

聰明 力哥

富 烏多哥

好淫 梭羅

村 孫

人事

要 拔木水

媳婦 嫌妙報

主人 床呆朶

貴 他介水

貧 腮東旦

年紀 一故多

拐 科水非討

不要 依也

外甥 萌哥

長 甲

生得醜 曾歪失

賤 那塑羊粱

乞丐 寬需討

麻子 莫人骨水

賊 陸宿人

立 達子

等待
埋祖
己
思量骨多
亂說
話介反俚
何埋解
不送
邵責
病
羊埋
依子
囚彼
軒
計
漫陀羅獺
去
俚旦多
何耶俚
來
吉人
慢慢的
回來
耶俚

眼
羊達路
烏濟辛
拿去
未底
于古
莫
嬉
挨核
蒲
揖
詈
烏論羊埋水
烏鸞爺計
在
何故伊虜
何打路
便來
羊佯地何耶
俚慢陀的如
便去
窖路

拿來
未低
俚未得
相擾
括計
括益
看
見見
迷路
坐
移路阿
將桉
罵
寬彼計乃俚
話驚腿皮
睡
窖路
不在
論速
持疎
快來
發下何耶
俚法古

送與我面皮
出去 一一 計
喜 一嗳水咣 羅打步
飲 那桑
喫 何賣
走 利 法古
借 腴路 各夾
唱 嘔夫
教 何水 尤路

愛惜 搖落 打蒲
前行 殺羅 倭
說話 未納愡 打俚
獨樂 哥賣
安排 蘇路
快去 法古 計
買賣 烏禮 加
莫怪 哥面 乃禮
喫酒 麻黑 殺雞

怕 倭疎 路路
行 猴龍 門
怠慢 雞利骨多 罵山奴
羞愧 畓助山 水木
不來 未旦盧 賈矢
打人 生亞達 達人
不喫了 禁哥
多喫酒 何賢 鼻旦
那里去 阢姑 移姑

添 所有路路
責 烏六無輒
痛 一水
遊 酉孫步
殺 其奴瞎山郎
害 天
肚 饑勳大跺水
打 胡于
醉 遶帶

行路 的盃磨滅
叫人 多奴
起身 倭達的擾
還了 諾也數
請人 家那擺多
不賣 烏曾賣加
哭乃 古
有情 亞姊吉乃
換指 賀

曉得 个个个(打夫小
老實說話 買溢多
多多嘜了 前行哥
不曉得 指賴不失打路
慢慢的 買得買得
恁麼 烏難在體故
多少 一介賴
無情 乃亞姊吉乃水
無工夫 一孫澥水

怪 發賴旦 多堅固
奐 加右
買 加利
寫字 加計

身體

耳 眉眉
眉 賣
心 个个 路
髮 措捷 夾迷

死 身大
笑 歪罷
輸 埋計 打利
口 骨上
手 鐵
頭 容成 頓
肚 發頻

腫 刺大
活 吉打
傷寒 雞骨
鼻 發奈
足 挨身
鬚 羞計
指 尤皮

朩 辛脡

齒 法

器用

小刀 曆過乃空 客打乃

刀柄 䟫介 狸

盒子 剛白 哥

砂石 揩路 依水

薄紙 沃鑾 子

厚紙 沃速 水

鑰匙 坑其

中刀 歪計 柴需

甲 大買 路一

紙 揩䟫 加迷

筆 粉地

扇 黃旗

船 浮泥

鑊 難皮

大刀 閉中蓬 打奈

弓 油米

硯 孫助俚 尊力子

墨 煉棵

鎖 哥利 素

針 快利 法利

磨刀石 依水

泥銅扇 法古黃旗

等子 發介哩

酒盞 咀加蔴計

銀硃 夫祿茯猎水

麝香 射哥

木香 木哥

沉香 沉哥

酒瓶 吳笋昆皮

帶 花雞

小箱 法哥

鋸 傘剛綮利

鏡 坑昔彌

漆 鳥瀹水

傘 隔落偏虁

筋 法水

梯 課水飛計

泥金扇 空指尼黃旗孫勒利

硯箱 法哥嚦頪

襟 沙賴麻骨賴

枕 埋骨賴

蓆 不奴

盤 何水雞

碗 倭吉貼彎

香 亘哥

衣服

飲食

衣服 乞府俚
箬帽 搖婆俚
手巾 遶昂個
被 伏思麻
茶 解素
燒酒 隔辣㬮箕
飲酒 㬮加乃
醬 彌沙

靴 骨都
錦 歪帶
綿布 木棉
酒 㬮箕
老酒 福祿㬮
鹽 失ゝ河
米 收河 科眉 科眉

鞋 水兀里 失其里
氈衫 迭奴
夏布 棉奴奴
白酒 明東 㬮箕
飯 窖黍
喫飯 窖黍 阿羅
油 頓挨蒲

大麥 烏蒙 崎
羹 水路
筍 乾 大吉 糯古

花木
杉 松計
梅 面婆
瓜 烏冰埋

鳥獸
牛 胡水

小麥 柯蒙 崎米
荳 磨
醬 瓜 可羅 木糯
檜 去邪 雞
芥 葱 水 䔍
麻 莫人 骨水
狗 意奴

穀 暮米 倭米 㲊㲊
肉
松 埋止
菜 奈
茄 子 乃沈 皮
猪 豕豕

雞 抓泥擬地 泥環多禮

捲 解加

馬 烏馬

魚 遊河

蟹 措泥

蝨 失捸 水

羊 羊其

鼠 罷助 木

數目

一 丢多子丢 微咀多

一箇 个利

二 扶逵子 丢咀多

三 寄子傒 咀多

四 舉子搖 搖微乃

五 意子子 難難多

六 後子

七 乃乃 子

八 殅子

九 個個 乃子

十 多

十一 多多丢 逵子 一

五十 十大

百 法古

千 借一 貫

萬 慢亦

通用

有 挨路 迷路

極 好明哥 多

小 發飾

遠 多佚

短 迷加

厚 挨卒 水

破 羊飯 卫里

無 乃

不 好出無 乃

少 素古 乃水

近 的個

細 相 快大

薄 温卒 水

不是 松山 乃係

好 高高的 幾鎖盧

大 加小思姑 奈何計

多 快都河 河水

瘦 牙十 大

朽 骨飾 路

歪貨 不高歪 頼水 馬多

要緊 合子

緩　慢大慢大
未　慢大
嗜好

無用　設計
香　于孖　水

多有　何何　水
臭　骨蔛　水

絲　所以為織絹紵之用也蓋彼國自有成式花樣朝會宴享必自織而後用之中國絹紵但充裹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斤直銀五六十兩販去者其價十倍

絲綿　髡首裸裎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煖常因匱之每百斤價銀至二百兩

布　用為常服無棉花故也

綿紬　染彼國花樣作正衣服之用

錦繡　優人劇戲用之衣服不用

紅線　編之以綴盔甲以束腰腹以為刀帶書帶畫帶之用常因匱之每一斤價銀七十兩

水銀　鍍銅器之用其價十倍中國常因匱之每百斤責銀三百兩

針　女工之用若不進番舶而止通貢道每一針價銀七

分

鐵鍊 懸茶壺之用、倭俗客至飲酒之後、喫茶、喫已、即以茶壺懸之、不許着物、極以茶爲重故也、

鐵鍋 彼國雖自有而不大、大者至爲難得、每一鍋價銀一兩、

磁器 擇花樣而用之、香爐以小竹節爲尚、碗碟以菊花稜爲尚、碗亦以葵花稜爲尚、制若非瓶、雖官窑不喜也、

古文錢 倭不自鑄、但用中國古錢而已、每一千文價銀西兩、若福建私、新錢、每千價銀一兩二錢、惟不用永樂開元二種、

古名畫 最喜小者、蓋其書房精潔、懸此以爲清雅、然非落款圖書不用、

古名字 書房粘壁之用、麗堂不用也、

古書 五經則重書禮、而忽易詩春秋、四書則重論語學庸、而惡孟子、重佛經、無道經、若古醫書、每見必買、重醫故也、

藥材 諸宋俱有、惟無川芎、常價一百斤、價銀六七十兩、此其至難至貴者也、其次則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爲常、

氈毯、馬背氈 王家用青、官家用紅、

粉 女人搽面之用、

小食蘿 用竹絲所作而漆飾者、然

惟古之取、若新造則雖精巧不喜也、小盒子亦然

漆器

文几古盒硯箱[illegible]者其最尚也、盒[illegible]惟用莳花稜、圓者不用、

舶船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國者、皆其島貧人、向來所傳倭國造船千百隻、皆虛誑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

近有中國人以倉舶之法令如

式造千艘非如此拙矣

難於仰攻、苦於犂沉、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櫓、不能轉戧、故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浙沿海奸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鬬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凡倭船之來、每人帶水四百斤、約八百碗、每日用水六碗、極其愛惜、常防匱乏也、水味不

同海水鹹不可食食卽令人泄故彼國開洋必於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之類必停船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卽壞雖甚淸洌不能過數日也海洋浩渺風濤叵測程不可計過山而汲亦其勢耳盥頮沐浴海水山水亦可用或云浴海水令人膚洌近訪之不然但黑肌膚而巳倭奴有一秘法煑泉一二沸置之缸缶能令宿而不壞然亦不過半月久則不能也其至普陀必登者非換水亦非眞欲

焚香乃覘兵防虛實耳、

利器

刀、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人有一長刀、謂之佩刀、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亦刺刀之類、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長柄者、乃擺導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以皮條縀刀鞘、佩之於肩、或執之於手、乃隨後所用、謂之大制、又有小裁紙設機刀、出長門號兼常者最嘉、又有

作贄禮賀禮不拘大小名雖爲刀其實無用、
上等曰上庫刀山城君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鎖庫中不限歲月竭其工巧謂之上庫刀其間號寧久者更嘉世代祖傳以此爲上、
次等曰備前刀以有血漕爲巧、刀上或鏨龍或鏨劒或鏨八幡大薩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宫皆其形著在外爲美觀者、
如匠人製造之精不論刀大小必於柄上一面鐫名一面刻記字號以爲古今賢否之辨鎗劒亦然、

鳥銃原山西番波羅多伽兒國、佛來釋古者傳於豐州、造鳥銃一門、價二十餘兩、用之奇中、別州無此妙、

制火藥亦得眞傳、用梧桐燒炭為領、次取鹼硝、滾水煑過三次、硫黃擇明淨者為勻、每銃用藥二錢、多彈遠中、四季各有加減之方、一銃總按三彈、橫直分發、皆秘法也、

寇術

倭夷慣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衆

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來，又爲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爲鋒，最強爲殿，中皆勇怯相參，賊每日雞鳴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冊展視，今日刼某處，某爲長，某爲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橫行，薄暮即返，各獻其所刼財物，毋敢匿，夷酋較其多寡而贏縮之，每擄婦女，夜必酒色酣醉，刼掠將終，縱之以焚，煙燄燭天，人方畏

其酷裂、而賊則抽去矣、愚詒我民、勿使邀擊、專用此術、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設毒也、行衢陌間、不入委巷、恐設伏也、不沿城而行、恐城上拋磚石也、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數十日不為勞、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對營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砲衝陣、必伺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故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遶陣後、故令我軍驚潰、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

先以駭覩故吾目眩而彼械乘慣雙刀上跳而下反掠故難格鈀鎗不露竿突忽而擲故不測弓長矢巨近人則發之故射命中欲跡者其進取也張揚者其逃遁也故常橫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圖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滕山之去將野逸則逼城欲陸走則取棹或爲筏以詐坑或結稻桿以絣奔或種竹簽以刺逸常以玉帛金銀婦女爲餌故能誘引吾軍之進陷而樂爲吾軍之邀追俘虜必開塘而結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絕恩施附巢

之居民、故虛實洞知、賞豐降虜之工匠、故器械易具、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熟、宿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間常一被重圍矣、餌以僞贓而逸之、或披蓑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巾紵履、蕩遊於都市、故使我軍士、或愚而投賊、或疑而殺良、江海之戰、本非其長、亦能聯虛舟、張弱籐、以空發吾之先鋒、捐婦女遺金帛、以彌退吾之後、逐凡舟之禍墻左右、悉裹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鬨間、或附蓬而飛越、即雷震

而風靡矣、寇擄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點名、每處爲簿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閘、眞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爲前鋒、寇還島、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鄰不知、猶然稱賀、